

脸谱上的地图

10个自我放逐的西行故事

[香港] 廖文英 著

透明的天空，是一张远离喧嚣的面孔
在彩云之南落下
这里，时间没有刻度，没有分分秒秒
在圆的轮廓里
时空开始逆转

行走在地平线末端延伸无垠的路上
是一次出世的旅程
生动真实的脸谱编写文字故事
是三张：
完全、完整、完美的云南地图

中国出版集团
东方出版中心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脸谱上的地图：10个自我放逐的西行故事/廖文英著. —上海：
东方出版中心，2003.8
(旅游探险系列丛书)
ISBN 7-80186-087-X

I. 脸... II. 廖... III. 游记—云南省 IV. K928.97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3) 第052201号

图片代理： www.fotoe.com

脸谱上的地图——10个自我放逐的西行故事

作 者 / [香港] 廖文英
摄 影 / [香港] 廖文英
责任编辑 / 李又顺
图片编辑 / 陈俊丹
封面设计 / 吴朝君
版式设计 / 唐 薇

出版发行 / 东方出版中心

地址：上海市仙霞路345号 电话：62417400 邮编：200336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制 作 / 广州公元传播有限公司
印 刷 / 广州培基印刷镭射分色有限公司
规 格 / 889 × 1194mm 1/24 8印张
版 次 / 2003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 / ISBN 7-80186-087-X
定 价 / 38.00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序 言

对于超乎现世的追求，可以是宗教的也可以是哲学的，我是在路上的，因为在这个时候我才能感觉到自己是宗教的和哲学的。孤独地活在陌生的时空下的时候，我的先天欲望才能完全体现。这就是我喜欢一个人去旅行的理由。

为什么我不是纯粹宗教的或纯粹哲学的？我想大概是生于70年代成长于80、90年代的缘故，我的这种想法源于有一年认识的一个男孩，他极其愤慨地对我说：“我以后再也不跟70年代的人交往。”问题是他也生于70年代，那么生于70年代也是有区别的，起码男孩认为他不同于我，他并不麻烦，我也认同这点，因为他明明白白地是哲学的，这么说我的问题在于我并不是宗教的也不是哲学的。我相信男孩并没有成长在80、90年代，相同的时间可以有不同空间，所以他完成了一个纯粹的哲学人生。

至于宗教，中国人自古就没有这种纯粹的传统。有一次我跟一位外国朋友聊天时表示惊讶，说了一句：“My god！”外国朋友非常认真地说：“你没有god。”之前他问及我有没有宗教信仰时我答过没有，在他们的意识里这些概念是很明晰的，一点都含混不得。爱上帝是道德价值，中国人自有道家学说以来就有了哲学的超道德价值，所以我尊崇的是哲学的超道德价值，但随着外来文化而来的上帝也一直影响着我，而我始终没有成为上帝的信徒，只是由于我一直无法接受基督徒们的永生，因为我知道永生通常是哲学家们所讨论的“永劫回归”，一个想想都觉得可怕的词。

那个男孩所认为的麻烦，是我的不稳定性，也就是妥协和不妥协之间的争执。从我开始写这本书到现在出版，中间相隔了一年多，经历了很多变化，我不断地步向成熟，这本书也从最初的与别人合著到现在独立完成。当时我是希望这本书以“脸谱上的地图”命名，所以才决定独自出版，然后就自己动手把全书排版装订好。我不知道出版社会不会愿意以这种形式出版这本书，装订好的这个版本只是留给自己的。当一个编辑推荐我的书在她所在的出版社出版时，我一直依照他们的要求改书名，改封面，改版式，编辑也已于我的书校稿四次，但在快要印刷的十几天前的一个晚上，我突然失眠，第二天早上我就打电话过去说书不出了。当晚，我跑到一个好朋友家里跟他说，我们这种人即使再怎样自认会妥协，到最后的时候还是不能妥协的。之后我一直情绪低落，打算不再管这书了。

我是个不爱说感谢的话的人，在这里我想告诉读者的是，这本书的起始仅仅是因为那位前辈约我写一些关于云南的文字，我还认识了一个为我校了四次稿的编辑，最后是Fotoc和东方出版中心选择了“脸谱上的地图”，而我又再重回最初编排这本书时的心情。

“在路上”就继续成为我对超乎现世的追求的惟一途径。





少于八分之一秒的情绪，是后现代的再现。我从来不能预先确定对准画面按下快门的一瞬，拍到了什么，因为单反镜弹上释放快门的几分之一秒里，我看到的是自己的眼睛。那一瞬，是我的灵魂与它（被摄对象）的灵魂在撞击，两相碰撞出来的是，我和它（他、她）两度之间的第三度空间。

脸谱上的地图

A CLUE ON FACES [香港] 廖文英 / 著

——10个自我放逐的西行故事

中国出版集团

东方出版中心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· 脸谱上的地图：10个自我放逐的西行故事/廖文英著. —上海：
东方出版中心，2003.8

*(旅游探险系列丛书)

ISBN 7-80186-087-X

I. 脸... II. 廖... III. 游记—云南省 IV. K928.97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3) 第052201号

图片代理： www.fotobee.com

脸谱上的地图——10个自我放逐的西行故事

作 者 / [香港] 廖文英

摄 影 / [香港] 廖文英

责任编辑 / 李又顺

图片编辑 / 陈俊丹

封面设计 / 吴朝君

版式设计 / 唐 薇

出版发行 / 东方出版中心

地址：上海市仙霞路345号 电话：62417400 邮编：200336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制 作 / 广州公元传播有限公司

印 刷 / 广州培基印刷镭射分色有限公司

规 格 / 889 × 1194mm 1/24 8印张

版 次 / 2003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7-80186-087-X

定 价 / 38.00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序 言

对于超乎现世的追求，可以是宗教的也可以是哲学的，而我是在路上的，因为在这个时候我才能感觉到自己是宗教的和哲学的。孤独地活在陌生的时空下的时候，我的先天欲望才能完全体现。这就是我喜欢一个人去旅行的理由。

为什么我不是纯粹宗教的或纯粹哲学的？我想大概是生于70年代成长于80、90年代的缘故，我的这种想法源于有一年认识的一个男孩，他极其愤慨地对我说：“我以后再也不跟70年代的人交往。”问题是他也生于70年代，那么生于70年代也是有区别的，起码男孩认为他不同于我，他并不麻烦，我也认同这点，因为他明明白白地是哲学的，这么说我的问题在于我并不是宗教的也不是哲学的。我相信男孩并没有成长在80、90年代，相同的时间可以有不同空间，所以他完成了一个纯粹的哲学人生。

至于宗教，中国人自古就没有这种纯粹的传统。有一次我跟一位外国朋友聊天时为了表示惊讶，说了一句：“My god!”外国朋友非常认真地说：“你没有god。”之前他问及我有没有宗教信仰时我答过没有，在他们的意识里这些概念是很明晰的，一点都含混不得。爱上帝是道德价值，中国人自有道家学说以来就有了哲学的超道德价值，所以我尊崇的是哲学的超道德价值，但随着外来文化而来的上帝也一直影响着我，而我始终没有成为上帝的信徒，只是由于我一直无法接受基督徒们的永生，因为我知道永生通常是哲学家们所讨论的“永劫回归”，一个想想都觉得可怕的词。

那个男孩所认为的麻烦，是我的不稳定性，也就是妥协和不妥协之间的争执。从我开始写这本书到现在出版，中间相隔了一年多，经历了很多变化，我不断地步向成熟，这本书也从最初的与别人合著到现在独立完成。当时我是希望这本书以“脸谱上的地图”命名，所以才决定独自出版，然后就自己动手把全书排版装订好。我不知道出版社会不会愿意以这种形式出版这本书，装订好的这个版本只是留给自己的。当一个编辑推荐我的书在她所在的出版社出版时，我一直依照他们的要求改书名，改封面，改版式，编辑也已为我的书校稿四次，但在快要印刷的十几天前的一个晚上，我突然失眠，第二天早上我就打电话过去说书不出了。当晚，我跑到一个好朋友家里跟他说，我们这种人即使再怎样自认会妥协，到最后的时候还是不能妥协的。之后我一直情绪低落，打算不再管这书了。

我是个不爱说感谢的话的人，在这里我想告诉读者的是，这本书的起始仅仅是因为那位前辈约我写一些关于云南的文字，我还认识了一个为我校了四次稿的编辑，最后是Fotoe和东方出版中心选择了“脸谱上的地图”，而我又再重回最初编排这本书时的心情。

“在路上”就继续成为我对超乎现世的追求的惟一途径。





少于八分之一秒的情绪，是后现代的再现。我从来不能预先确定对准画面按下快门的一瞬，拍到了什么，因为单反镜弹上释放快门的几分之一秒里，我看到的是自己的眼睛。那一瞬，是我的灵魂与它（被摄对象）的灵魂在撞击，两相碰撞出来的是，我和它（他、她）两度之间的第三度空间。

时间不再是一条直线……



—— 天前，我没打算这样去拍阿猪，也没想到会这样拍。

—— 时空又回转到海拔4800米的竹棚里，我和阿猪头抵头地躺在铺上塑料防雨胶纸、还能感觉到积水在流动的湿土上，观望下了三天三夜的雨。

下山后，阿猪说：“我差点冻死了。”

《黑龙潭，迷失飘落》



____次幻灯交流会上，我打出这张头像，并为之解说：“含羞的摩梭姑娘。”马上有人反问：“她们不是很开放吗？”只在泸沽湖边作客三天，我不敢对一个民族的生活习俗下定论，但在短暂的交往中，我看到了她们含羞的一面。

《泸沽湖，歌唱吗？》



中 旬日照强烈，为当地藏族人的皮肤漆上一层古铜色。必塔海景区里，到处有穿民族服装的当地人在做旅游生意，他们牵着牦牛给游客拍照。





在昆明的民俗村进门的大道两旁，摆放有很多穿着不同的民族服饰的塑像，有三四米高，掩映在树木之间，很别致。我从小就对民族文化有浓厚的兴趣，以前从书本上知道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，就认定了“五十六”这个数字。到了泸沽湖才发现，摩梭族不在这“五十六”之中，而只是五十六个民族中的纳西族的一个支系，摩梭族准确点来说只能称之为摩梭人。

在临苍地区的大山里，一个彝族老爹告诉我，当年登记民族的时候，为了统计方便就把几个小民族归在一起登记。当事人也没有意见，因为早点汉化，早点脱贫是大家的共同愿望。不过，他们都记得自己的民族，平时还是以原来的民族自称。但摩梭人就不乐意在书面上没有自己的民族，纳西族也对摩梭人属于自己的民族而有意见。我作为一个汉族人，走进昆明民俗文化村后，看见挂着写有“汉族”的木牌的雕像，穿着对襟旗袍式衬衫就很伤心。据我所知，汉族是从汉朝而来，服装的样式起码是宽长的衣袖，飘逸的裙摆。



木卫森是我那几个驴友在独龙江徒步时，一起请的背夫，也是我在云南的整个旅程中遇到的最可爱的背夫。他整天都笑眯眯的，像捡到了金子或中了头彩似的。他怎么看都像个老实勤快的人，但为我们背了两天行李后，就再也不愿意受雇，然后就派他16岁的儿子来陪我上路。